

红楼真梦

郭则沄·撰



红楼真梦

郭则沄·撰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 常 成

封面设计: 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真梦/郭则沅撰.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12
ISBN 7-5006-2345-3

I. 红… II. 郭… III. 章回小说: 长篇小说-中国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762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北京颐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4.75 印张 2 插页 547 千字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8.00 元

许 序

花隐翁键关示疾，徼然廖然，若谷居而野息。其友辛庵子往视之。翁方踞案捉颖，为《石头》补记。掇脂黛，挹轩裳，濡染洸肆，熙怒无方，客至乃辍笔而彷徨。辛庵子率然问曰：“子何疾哉？疾则当休偃，而子胡为其役役？且吾之重望于子者，上之经制而史缉，次亦皋牢旧闻，为补史之腋。甘此屑屑，毋乃不择？”翁聆之，欷歔雷叹，貌若甚戚曰：“子何知，是吾疾也！是所以已吾疾也。人有恒言，患在有身。身之为患，心为之因，智深而忧集，情深而感乘；郁勃于其中，而环伺于其外者，乃相贼于无形，辟之而弗得，忍之而未能，治之而莫知其名。吾尝求之于扁鹊、卢医，扁鹊、卢医谢弗治，乃求之于趾离。趾离曰：‘吾无能为力，子其求之于蜗石。蜗石之力可补天，夫何憾之不弥，亦何疾之不释’。或云：‘大荒之山，蜗石是居。’吾以神为马，以气为车，将蹶之于太虚，不意乃得之于琐屑之书。吾之为是书也，溺而蠲虑，劬而忘疲，倏而哂然笑，若濛泛之见晖；俄又唏然涕，若昧谷之霁霏。人见之为吾疑，问其故而莫之知；吾习之若无奇，问其故，吾亦不自知也。疾与石触，若翻若覆；石与疾攻，若阙若融。是惟蜗石之功，而其究归于空空。子知我者，将毋曰：狡狴哉是翁也。”辛庵子始而哑然，继以恍然，终乃恍然曰：“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往在海滨，共叩白瞽。白瞽曰：‘异哉，子忠孝人也，而蜃志厌厌之与伍。’翁闻泣下，

久之无语。又尝邂逅酒次，互剖衿襟。翁有感而言曰：‘人生大难，厥惟死所。吾僂得而僂失之，乃忍而与此终古。’语终默然，涕下如雨。然则天倾地坼，悠悠此心，子之疾久矣，而宁自今！又闻孙子胜翠为翁作生传，其论翁曰：‘怀有所蕴，展转以致之，卒莫能尽其诚。’向之展转曲致之者。殆犹撓埴而冥行；既屡折于蓁荆，退计堙暧，若愼若惺。役役稗野，耗此精诚，雕肝铍肾之已赘，抑何解于下士之蝇声。虽然，世间事皆诡耳。其在当境息瞥，初不以为诡也。翁之游于大荒，止于太虚，宁非放意自诡者。然当踞案役役，倏哂而倏唏，神之所注，心亦营之，方谓浯台之石，嶷嶷于其侧，而遑省为韩陵托意之遗。”翁呵而兴，豁如无疾，纵谭龙汉，乃有壮色。日暮客归，复篝灯而属笔；且以辛庵子之知翁也，命次所云，以弁斯帙。辛庵子者，浚阳许璐。时则庚辰清明前十日也。

自序

《红楼》杰作，传有窜编；脂砚轶闻，颇参歧论。雌黄错见，坚白等棼。或则妄规胶续，滋刻鹄类鹜之讥；或则虚拟璧完，忘断鹤益鳧之拙。又或殚心索隐，逞臆谈空，附会梅村赞佛之诗，标榜桑海遗民之作，等玉卮之无当，枉绋槩之相矜。世或推之，蒙无取焉。夫美人香草，大抵寓言；秋水南华，非无托义。要皆效山芎之隐语，务壶柏之度辞。珍闻疑似，蛛尘马迹之间；丽思迷离，蜡泪蚕丝之喻。作者既邈，解人斯难，强事扯掇，适邻穿凿。而况身丁板荡，运遭黍离，函铁空沉，失所南之本穴；塔灰未改，对遗山之史亭。涕泪君亲，寒鹃犹咽；苍凉身世，梦蝶何依。遑古人以同忧，固我躬之不阅。郑笈苟作，宁堪代袂悲辛；鲁酒可温，奚如自浇垒块。尝慨南宋词流，写愁烟柳；晚明志士，迸泪桃花。异代闵其所遭，后人企其余韵。然而半壁依然，自酣歌舞；四方沸若，未废耕锄。从未有纵蚁穴以滔天，掷虫沙于儿戏者。严量垂下，恨并朱仙；禁箴顿移，寒生铜狄。厉阶为梗，渐台之骨岂知；史钺永虚，原庙之灵犹痛。即云编户，已憾流离，矧在勋门，遽沦舆皂。朝闻稍拾，虽成藏壁之编；海泪难消，宜有书空之笔。因忆髫年隙晷，即嗜稗官，艳史馀谈，曾研石记。抑钗扬黛，几于万喙雷同；索贾辨甄，等是一时梦呓。思搜秘绪，务扫浮埃。湘竹招魂，续芳华于鸳牒；楚兰抒愤，伸诛伐于鸩媒。徒以白雪难摹，抱琴踟躅；及此青

门多暇，寻梦依稀。吐快语于当前，踢翻鹦鹉；结孤诚于一往，还挹兰荪。说色非空，如借天祥之镜；拗离成合，别传士隐之书。禹鼎象形，言皆有本；鲁戈振思，气欲无前。亦足豪矣，他奚恤哉。嗟乎，回天志业，类一现之昙花；汗史功名，视数行之楮叶。畴知我者，与谈天宝旧闻；若有人兮，试证贞元朝士。未免绛珠匿笑，问甚事而干卿；定知浊玉有灵，愿是乡以老我。己卯小春，云淙花隐自序于逸圃竹轩。

回 目

- 第一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1
- 第二回 青埂峰故知倾肺腑
绛珠宫慧婢话悲欢 10
- 第三回 诔芙蓉晴姐悄吞声
悲芍药湘娥初感逝 21
- 第四回 哭怡红冷麝离魂
栖枕翠寒鹃吊梦 33
- 第五回 弟让兄赦老宠新衔
奴欺主琏儿支窘局 44
- 第六回 话封狼痴颦慰红粉
赐真人浊玉换黄冠 55
- 第七回 陷情魔荒山坏丹鼎
感幽怨幻境泣冰弦 66
- 第八回 薛姨妈同居护爱女
王夫人垂涕勸孤孙 77
- 第九回 开吟社探春赏花
忤亲庭贾环逃杖 88
- 第十回 应谶盆兰孙登凤沼
联辉仙桂妇诞麟儿 100
- 第十一回 完丹诀飞举夸神龙

	披画册沉沦悯雌凤.....	112
第十二回	呆香菱密语感孤鸾	
	贤探春协力除群蠹.....	124
第十三回	盗田契环儿通贼	
	馈野产巧姐宁亲.....	135
第十四回	大观园续宴待披图	
	太虚境赐婚惊抗表.....	147
第十五回	警幻仙执柯慰莽玉	
	临淮神缄札谕娇颦.....	159
第十六回	催妆得句贵姊迎妆	
	寻梦留香仙妃通梦.....	172
第十七回	励贤母攒金仿骄凤	
	殉故主绝粒化哀鹃.....	183
第十八回	真威烈策传细柳军	
	续风流宴启芙蓉社.....	195
第十九回	登鹞荐稚兰邀特简	
	接驾盟侠柳仗良媒.....	207
第二十回	省重闺义婢共登程	
	拯幽狱小郎亲谒府.....	219
第二十一回	慈太君仙輿欣就养	
	勇将军使节出从征.....	231
第二十二回	赏初雪姑嫂话戎机	
	靖飞尘士民攀宦辙.....	243
第二十三回	长安宫同日拜丹纶	
	清虚殿双飞簪彩笔.....	255
第二十四回	千里相逢序联征雁	
	双星好合兆应祥麟.....	267
第二十五回	捷北榜薛蝌破天荒	

	犯西台蒋琪钻狗洞·····	278
第二十六回	降兰香良缘凭月老 宴花朝雅令集风诗·····	291
第二十七回	碧落侍郎侍姬共戏 紫薇学士学使超迁·····	303
第二十八回	平蚁穴丹宸奖元勋 赏龙舟红闺酬令节·····	315
第二十九回	自莲庵游戏度三星 绛珠宫安排迎二老·····	328
第三十回	试题榜冰玉约园游 邀乞巧蕙兰订仙偶·····	340
第三十一回	直报怨赵伦犯秋宪 德胜才贾政领冬官·····	353
第三十二回	展菊屏芳筵招姊妹 降木筏雅咏接仙凡·····	365
第三十三回	忤宿冤吁佛拯呆蟠 践成约会真挈嫠史·····	377
第三十四回	听清歌初宴会真园 赏佳月大开涵万阁·····	389
第三十五回	水廊月影卜夜联吟 露幌花光留春展宴·····	402
第三十六回	注五马贾丞得外除 策六弢周郎由内助·····	414
第三十七回	定襄伯移节领黄图 荣国府剪花赏元夕·····	426
第三十八回	羨早贵快婿典京营 惊凤慧雏孙入家塾·····	439
第三十九回	红香圃舞蝶邀诗	

	赤霞宫离鸾引梦.....	452
第 四 十 回	蘅香苑留梦记新巢	
	梨雪轩聆歌伤往事.....	464
第四十一回	送仙踪蟾府惬新游	
	慰乡心麋台欣小住.....	477
第四十二回	红妆月舫碧落征歌	
	白骨霜街紫英仗义.....	489
第四十三回	浩浩恩纶稚孙赐秩	
	恢恢法网恶仆罹刑.....	501
第四十四回	宴梅屏重展大观园	
	寿椒掖试演千秋舞.....	513
第四十五回	会真园片月引鸾舆	
	留春院百花围蝶阵.....	525
第四十六回	庆生辰飞花开绮宴	
	报春晖入梦遗金丹.....	538
第四十七回	回车覆水旧院栖佣	
	仗节朝天广田敦族.....	550
第四十八回	镜漪园泛舟从御赏	
	枕翠庵草表却恩纶.....	562
第四十九回	红毛舰寄什讯琴娘	
	黄泉路招魂慰湘女.....	574
第 五 十 回	凌缥缈神瑛驾鹏舟	
	报绸缪宝钗调凤轸.....	585
第五十一回	送乡闾薛蝌最怜婿	
	避窗稿贾蕙不欺君.....	598
第五十二回	感侠肠隔生续鸳鸯	
	播佳话踵武掇蟾香.....	610
第五十三回	倪金刚膜拜真菩萨	

	贾探花屈居半状元·····	624
第五十四回	颁恩诏追封凤藻宫 馈婚仪初试鲛绡帐·····	636
第五十五回	使重洋父授定风珠 伤末路妾泣投泥玉·····	648
第五十六回	舞彩衣瑛珠乍归省 集金钗柳燕共超凡·····	661
第五十七回	司文郎学谳琴上字 乘槎客归赋画中游·····	673
第五十八回	宴水榭莲灯烦侍婢 监秋闱藤帖授佳儿·····	687
第五十九回	赐甲第延庆逮曾孙 卜山居乞身辞亚相·····	699
第六十回	扶杖看花弟兄与侍 倾囊施药宛若双旌·····	711
第六十一回	贤节度抗章陈帝阙 新太守展覲入神京·····	724
第六十二回	晷逼西山蹉跎伤暮 浆倾北斗宛转回春·····	738
第六十三回	奉亲舍手规梦蝶庄 题真境敕赐蟠龙榜·····	752
第六十四回	庆慈寿碧落会团栾 聚仙眷红楼结因果·····	765

第一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古今第一部奇书，就是《石头记》。记的是大荒山青埂峰下，有一块女娲氏补天剩下来的大石，那石自经锻炼通灵，可大可小，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引他幻形入世，在温柔富贵场中混了一场。因此把经过事迹，自己记述下来。又因书中有太虚幻境众仙女唱的《红楼梦》曲子，所以后来看书的都称他《红楼梦》。书中真事隐去，无从考证，又只记他一番入世出世的事，并没记他出世以后的事，以致此书风行之后，不免破费了文人墨客多少的闲笔墨，诬骗了香闺绣阁多少的冤眼泪。还有一般痴人，以为宝玉、黛玉如许钟情，如此结局，是千古的大缺憾，必得把他们二人做到死者复生、离者复合，这未免把《石头记》看得忒真了。有的说这般人是狗尾续貂，有的说他们是画蛇添足。狗尾也罢，蛇足也罢，横竖各人肚皮里一种不平之气，借着这枝笔挥洒出来，也自痛快。不想更了若干劫，历了若干年，又出了一部《红楼真梦》。当时有个燕南闲客，瞧见书中回目，认为稀奇，要想买他回去；偏生那个卖书的说是海内孤本，勒掭着要卖重价。那燕南闲客一来买不起，二来又舍不得，只可想法子向那卖书的商量，花了若干钱，托他抄了一部。那天拿回来，便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一日在酒座中谈起此书，大家都问书上说的什么，燕南闲客只得述个大概。座中有个趋时人物，冷笑道：“这部书，我已听人批评过。头

一件，于现在时代不对。二则文理未免太深，又是诗又是词，又是文章奏疏，连那些戏词酒令都是文绉绉的，连我都念不下来，别说那般简体字出身的了。三则说得成仙太容易，那神仙的事，谁都听说过，可是谁也没瞧见过，世界上哪里有这们许多的神仙呢。依我看，也不过信口开河，像刘老老说的若玉小姐罢了。”燕南闲客笑道：“阁下如此博雅，只短点红楼的学问。那红楼原书上，分明说的无朝代年纪可考，当然不是现在的事。若说他文理太深，原书也是如此。这全是贾宝玉自己记下来的，他本是举人出身，一肚子的书，在那里做怪写出来，哪能合你们诸位的眼呢！至于神仙的话，也是和原书前后衔接，对不对得问宝玉，我们哪里知道！”又有一个研究红学的，也在那里摇头，说道：“这个书名我就不懂。这部叫做真梦，难道原书所说的倒是假梦？怎么又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呢？”就中有个老者拈髭微笑道：“老兄没瞧见前书内太虚幻境石牌坊的对联么？那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间事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倒是真的；有形的终归乌有，无形的亘古常在。真真假假，有有无无，总是一般，老兄又何必太认真呢！”话言未了，惊动了一位不衫不履、不夷不惠的半老老翁。此人姓顾字雪蓊，东越人氏。说起他的家世，是四世公卿、一门科第。他自己的身世更奇，说起富来，也享受尽园林丝竹之娱，到头来只剩一枝破笔；说起贵来，也叨拜过蟒玉金貂之宠，到头来只剩一领草衣。生平志为名臣硕辅，却弄得不稂不莠，一事无成。性情笃于人纪天伦，更担尽不孝不忠，一文不值。也算是一个不幸可怜的人罢了。当时听见这番议论，不免触动他的心事，就拱手向老者说道：“适才高论，心佩得很。若论真真假假、有有无无，鄙人于此中得到经验不少。世间事那有真的！做官的时候，腰金带玉，前呼后拥，好像真阔了似的；刚要扒到梢

上,被那缺德的把你老根都刨掉,不用说官儿没人认你,就要找那套官衣,也只可在戏台上见了。你说能算真么?有一种聪明人,说是官不在大小,多攒钱就好,攒了钱总是我的。哪知道来的艰难,去的更容易。坑的坑,骗的骗,倒的倒,不到几年的工夫,就鼓捣光了;能够留下一点,给你吃不饱饿不死,这还是便宜的。那些看财奴,把钱财看得紧紧的,一个大钱舍不得用,那也是白饶,就是锁在铁箱子里,到他该走的时候,也会变青蚨蝶飞了,白老鼠跑了呢!你道钱是真的么!再说父母妻子,一辈子守在一块儿,断不能说是假的,可是到了撒手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就是我们有生以来所见所闻的,到了今日,简直的翻了一个过,再要找从前的事,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在当日看来,何事非真;到今日看去,又何事非假!你若太看真了,无非是自寻烦恼。咱们且就书言书,那《石头记》原书上,就说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但看他说的将真事隐去,自托于假语村言,便是此书的定义。其中一甄一贾,分明针对。书上所说都是贾府的事,那甄府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可见有形是假,无形是真,这话是定然不错的。即至黛玉的天折、宝玉的超凡,做书的虽如此说,又安知不是假托!就照着书本说去,金玉姻缘,结为夫妇,表面是合的;然而一僧一寡,合而终离,这是人人看得见的。木石因缘,中途分散;表面是离的;看官试想所谓神瑛侍者,太虚幻境也到过,赤霞宫也住过,既到了大荒山,来去无拘,行止无碍,何难再至太虚幻境,与绛珠仙子相见。况且原书说的,宝玉闻知黛玉凶耗,即时痛哭昏厥,魂到冥间,遇见一人,说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目下已至太虚幻境。如果有志寻访,潜心修养,尚有相见之期。’试问宝玉若不为他林妹妹,如何去做和尚?既千辛万苦去做和尚,焉有不寻访林妹妹的道理。由此看来,宝黛虽离,终必复合,与金玉姻缘的结

果，恰是相反。但书中虽然揭出，读者未必领会得到，枉自替宝黛伤心落泪，岂非至愚！这部《红楼真梦》，鄙人未曾寓目，臆料必是就此发挥，揭破原书的真谛，唤破世人的假梦，故于书名上特标一‘真’字，诸君以为如何？”燕南闲客正要答言，那老者又道：“诸位但议论此书，可知道此书的来历么？”众人都道：“愿闻其详。”老者道：“说来话长，鄙人姓石字鹁原，生平专好古董。因为家兄收藏一把名扇，城里头有个贾恩侯，要想出重价买他，偏生家兄执意不肯。不知姓贾的如何和州官算计，硬迫着把扇子追了去，以致家兄衔恨毕命。从此我便将收藏古董一齐都出脱了，在京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南纸铺，借此隐身。那天在柜上遇见古董行的冷子兴，我们从前虽然交往过，却也多年不见，不料他须发都白了。据说古董行的生意，这几年也很不易做，因想起他的好友前署尚书后降府尹的贾雨村，问他：‘为什么不找贾雨村去呢？’子兴说道：‘别提了，雨村比我还窘呢！他那回因案里误，定了徒罪，后又遇赦放回，一直有十多年，家里没得着他的消息。那位甄氏夫人到处求签问卜，还为他吃了长斋，始终一无征验，以为必是路遇不测的了。哪知道前年冬天，他飘然一身，忽自回到湖州家里。说是走到什么津什么渡口，遇见了一位道者，就是他的恩人甄士隐，邀他到茅庵里，说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他多半不懂。后来甄士隐有事走了，他一觉睡下，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睡中不觉得饥渴，醒来也不见一点老态。古来陈希夷善睡之外，大概就得数他了。’我想这甄老先生必是成了仙了，可惜那贾雨村当面错过。我们要想出世离尘，偏又遇不着。”言罢叹息。众人也有称奇的，也有嗟叹的，也有将信将疑的。顾雪蓀道：“这跟这部书有什么关系呢？”那老者又道：“我还没说完呢。那年他蓦地一觉醒来，看见风霾眯眼，天色昏黯，远远似有许多狼嗥虎啸猿啼鹤唳之声，却

不见有人。心中暗想，如此荒旷幽寂，恐非人世。正在彷徨无措，忽见一道者，羽衣星冠，缓步而来。不禁大喜，忙即迎前问讯，原来又是那位恩人甄士隐。雨村走近打恭道：‘昔年与老仙长一别，直睡到如今，不料又在此相遇，真可谓有缘了。只是举目穷途，栖皇无托，夙承不弃，还求引度’。说罢又振衣下拜。士隐连忙扶起道：‘尊官尘缘未了，尚非超解之时。由此图南，便是归路。目下恰有一桩为难之事，正虑无人可托，若阁下奋身任之，功德不小。’雨村惊讶道：‘仙长静修如此，有何为难之事？’士隐道：‘此事关涉贵宗，就是宝玉现今的下落，与荣宁两府后来的结果。前此阁下曾说宝玉有如此的来历，何以迷情如此，又豁悟如此。不知由情生悟，由悟证情。仙草通灵，形离神合，所谓原始要终之道，尽在于此。’雨村听着，不甚了解，因说道：‘下鄙愚昧，愿赐明教。’士隐道：‘世人所见，不外形气之间。离合悲欢，一生颠倒，究竟人世光阴有限，造化功用无穷。有形的悲离，未必不是无形的欢合。即如柳湘莲与尤三姐，潘又安与司棋，尚且携手情天，补还缺陷；何况通灵宝玉，久经锻炼，大有神通，他的力量可以补天，岂有自留缺陷之理，这也是一定的。无奈世人耳目所蔽，见不及此。’言次，从袖中取出一部锦函珠字的书，授与雨村，说道：‘贫道前日至太虚幻境，见着神瑛侍者，承他检授此书。据说自从他到大荒山以后，以至复到太虚幻境，中间许多经历，还有荣宁两府近年复兴的事迹，一一手记在此。意欲传向世间，免得世人看着前书的藏头露尾，妄生揣测，转滋疑惑。今即烦贵官为我传之。’雨村不敢诿辞，忙即接过，又欲叩修身缮性之要。士隐微笑，念了四句言词是：

造化本非空 真处在虚渺

枉教假营营 哪得真了了